

歷史與空間

# 尋訪可隱林公祠

● 胡笑蘭

穿過橋頭村高大的牌坊，深圳寶安區福海街道橋頭村橋西路46號，便是「可隱林公祠」。林氏族譜記載，始建於元代，現建築為清代重修。三開間兩進一天井布局。磚木石結構，清水磚牆，石牆基、牆角。開四斗式門，紅砂岩門框，硬山頂，船形脊，兩面坡，紅瓦面，綠琉璃瓦當滴水，木雕封簷板。這些幾乎和我所見過的嶺南祠堂並無二致，只是線條樸素，像個小家碧玉隱藏在熱鬧的市井裏。

我喜歡船脊的韻致，在珠三角又稱龍船脊，是祠堂建築中採用較古老的屋脊形式。珠江三角洲地區，河網密布，先民以「舟楫為生」，船是與先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勞作工具，而備加崇拜，進而化身為屋脊。「可隱林公祠」正脊兩端高翹，真像一艘灑脫的龍船，那正是別具嶺南特色的「龍船脊」。脊身上灰塑淺淺的浮雕，捲草紋如在水中蕩漾，生生不息。主畫位於脊中間位置，約佔中間一半寬度，兩側輔畫以山水花卉。經歲月打磨，雖然它們不再光鮮，但「鯉魚跳龍門」、「詩禮傳家」的故事繪，那些山水，那些花草草草，仍隱隱約約可見。不僅裝飾內容豐富，構件也很多，在船脊兩側起翹部分的底部安裝船托。船托是一個小的博古架，做壽桃、花籃、獅子等造型。主要的裝飾材料為灰塑，一方面源於就地取材的便利，另一方面源於灰塑所採用的主要材料之一是海邊生長的蠟殼。蠟殼質地堅硬，防鹹濕的海風侵蝕，風吹日曬，祠堂的屋脊垂脊上的灰雕，走過數百年依然明晰。

把守大門的門神披堅執銳，全裝怒髮，手執玉斧，腰帶鞭練弓箭，目光如電，威武無比。這些門神是隋唐名將尉遲恭與秦瓊的化身。

門額陽刻楷書「可隱林公祠」，兩側對聯「西河衍派、九牧家聲」，門內第一道立柱貼着「橋溪伴西河九牧流芳追福建，林源由北螺千枝遠祖念莆田」的對子。這些楹聯寓意着橋頭林氏的根脈淵源。九牧林根在莆田，源出澄溪。時至今日，閩、台、兩廣、海南以及東南亞、日本、韓國等各地都有林氏子孫。橋頭是

一顆經歷海水和時光打磨的明珠，是一處隱藏並成長於歷史長河的古村落。

北宋時期，因橋頭林姓族人祖先躲避戰亂，從福建莆田北螺村遷至廣東東莞萬江鎮，宋嘉泰年間（1201年）從寶安黃田遷至橋頭開村立業。看慣了刀光劍影，經歷了人世繁華，也許可隱公更願意過一種靜謐安詳的田原生活。輾轉多地，於是，他看上了這處面山依海的所在，耕讀傳家，滄海桑田，林家開枝散葉，發展繁衍，終成村落。一代代林家子弟勤耕苦作，土地和大海饋贈於他們的勤勞以無數的珍饈，家族的車輪滾滾向前。

不管是典雅的，通俗的還是雅俗共賞的對聯，將其張貼、懸掛、雕刻在門柱廳堂，都能營造出一種祥和、喜慶，或者高雅、莊嚴的氣氛與格調。因此，自從對聯產生時起，它就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，並逐漸融入了中國人的民間習俗之中，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林家是客家人，他的血脈裏同樣有中原文化的傳承。那些楹聯，那些花木蟲鳥鳥獸，帶着千百年前生成的古典氣息，那些林氏先人生命的律動，和着嶺南海熱的氣息，中原文化的氣息，在我面前一點點溶化，在平凡中落下，漸趨明朗。

西河堂說的是，東周時，林氏便以「西河」為堂號。九牧堂說的是，閩林始祖林祿的孫子林披，唐玄宗天寶十一年（公元752年）明經及第，官至太子詹事，賜紫金魚袋，上柱國，贈睦州刺史。他先後娶了三位妻子，三位夫人共生了九個兒子，九子後來都做了州刺史。州刺史又稱州牧，兄弟九人合在一起，正好是「九牧」，於是世稱「九牧林家」。一個家族出一個這樣的官不稀罕，重要的是九個，而且還是親兄弟，是何等的顯赫。

邁過石門檻，便是前廳，面前一個天井，天井兩側有對稱的廊房。後堂內立石柱，穿斗式與抬樑式混合樑架。皆雕樑畫棟，塑着各色鸚鵡、畫眉等鳥雀。熱帶水果和中原桃李，鳳凰木和迎客松可以在牆壁上兩兩相望。兩邊穿



● 深圳橋頭村林氏宗祠可隱林公祠。作者提供

山遊廊，立體人物畫像，每一幅活靈活現，都來源於一個故事。古建築，天井正是附着了中原與嶺南建築學的精髓。天人合一，四水歸堂。在古人看來，陽光從天井照射下來，那是金子，而下雨便是下銀子。天井的出水口一定不能是直排的。天井下的石板往往是中空的，四角留有出水孔，講究的選出銅錢的造型。我來的時候，雨正下得起勁，天光與雨水從天井卸下來，「咕咕、叮咚」雨水落在粗礫的青石板面，打着漩兒湧向出水口，這叫「肥水不流外人田」。天井兩側的房廊即為「廊」。「兩廊」是祠堂的人行道，這種廊簷相間的布局，刻意營造虛實相結合的意境，不但較於閉塞自封的北方建築更顯開放，而且選擇開了一道實用的閘門：一方面便於空氣流通、消暑散熱；另一方面靠着廊廡連接了建築的骨骼，起到隔絕風雨、遮擋陽光的作用。

後堂內立石柱，穿斗式與抬樑式混合樑架。每一桿立柱也貼着鮮紅的對聯，從文字的運用來看，對聯不愧是開在漢文學之樹上的一朵奇葩。它比較集中地體現了漢字的特色，是漢字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。作為一種文學形式和文化現象，對聯基本上只存在於漢民族文化圈內，具有濃厚的民族特色。公祠大門外，「廷魁」（狀元）牌坊門樓上的撰聯有「可久喬樑隱」、「隱居歸林域」的字樣，表明了即使「隱」，也仍然要「飲水思源揚祖德」、「懷恩拓本煥宗光」。

傳承先祖家風，建築祠堂是橋頭林公不二的堅守。但他們並沒有建造一座光彩奪目的宗祠來支撐門面，而是帶著「隱士」的心態將林氏的家訓發揚光大。「可隱林公祠」從「隱」處出發，發揚光大林氏家訓。建築雖不顯赫，門樓雖不氣派，但絕不失古雅與悠遠。走近祠堂，會自然感知到橋頭先祖林公當年籌建的初衷。

古典瞬間

● 魏有花

# 母愛在古詩詞溢芬芳

「慈母手中線，遊子身上衣。臨行密密縫，意恐遲遲歸。誰知寸草心，報得三春暉！」唐代孟郊這首膾炙人口的《遊子吟》，為我們描繪了一位慈母的高大形象：慈祥的母親手裏握着針線，為即將遠遊的孩子趕製新衣。臨行前一針針密密地縫綴，怕兒子回來得晚衣服破損。末尾一句句問：誰說像小草那樣微弱的孝心，能報答得了像春暉普澤的慈母恩情？

世界上最神聖的愛，莫過於母愛，母親，一個令人敬仰而又耀眼的詞彙。母性的偉大，母愛的無私，讓無數文人墨客盛讚。濃縮在古詩詞裏的母愛，更是給人一種別樣的溫情。

「將母拜溝上，留家白紵陰。月明開杜宇，南北總關心。」宋代王安石的《將母》，這首描寫母愛的古詩，刻畫出月圓之夜，母親牽掛千里之外兒子的動人情景：母親在月圓之夜聽到杜鵑的聲音，就想起離鄉在外的兒子，雖南北相隔，但仍然深深牽掛。

「愛子心無盡，歸家喜及辰。寒衣針線密，家信墨痕新。見面憐清瘦，呼兒問苦辛。低愧人子，不敢欺風塵。」清代蔣士鎔的《歲暮到家》，一幅母親盼兒歸家動人的溫馨場景：母親的愛子之心是無窮無盡的，最高興的事莫過於遊子過年之前能夠返家。她為我縫製棉衣的針腳密密麻麻地，家書裏的字跡墨痕猶如新的一樣。一見面母親便憐愛地說我瘦了，呼喚着我細問旅途的艱難。

體現母愛最形象的就是養兒的艱辛。唐代司空圖的《步虛》：「阿母親教學步虛，三元長遣下蓬壺。雲罷韻俗傳瑤瑟，鸞鶴飛低拂寶爐。」母親親自教我學習走路和禮儀，她就好像是從千里之外的蓬萊仙島下來的。

我彷彿聽見高雅宮廷樂曲的和諧的民間樂曲從琵琶上奏出，停留不散；似乎看見鸞與鶴從天上飛下來，繞着香爐低飛盤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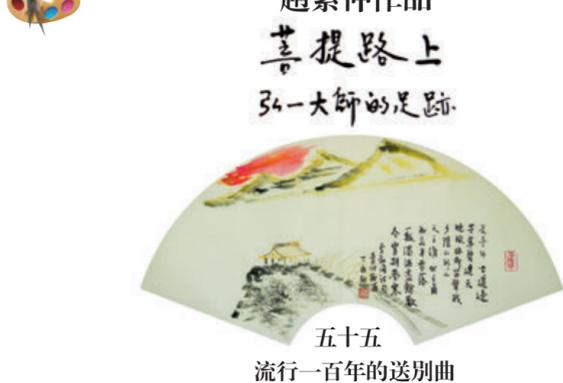
而先秦佚名的《凱風》，則更是較為形象地道出了母親養育七個孩子的辛勞：「凱風自南，吹彼棘心。棘心夭夭，母氏劬勞。凱風自南，吹彼棘薪。母氏聖善，我無令人。爰有寒泉？在浚之下。有子七人，母氏勞苦。睨視黃鳥，載好其音。有子七人，莫慰母心。」此詩以凱風吹彼棘心開篇，把母親的撫育比作溫暖的南風，把自己弟兄們小時候比作酸棗樹的嫩芽。小嫩芽之所以能夠健康成長，全是母親大人辛勤哺育的功勞。七個兒子一個一個長大成人（才）了，母親的大恩大德，堪稱聖善。兒子在自責中，總嫌自己做得還遠遠不夠，與母親的養育之恩相比，還差得遠遠，無以為報。

「牽帷拜母河梁去，白髮愁看淚眼枯。慘慘柴門風雪夜，此時有子不如無。」這是清代黃景仁的《別老母》，多麼發自肺腑的真情告白：作者即將去往河梁，掀起門簾依偎地與母親告別，愁容滿面，凄切悲涼，欲哭無淚。在這風雪之夜，不能在母親身邊盡孝卻要掩門淒慘地遠去，不禁感嘆：養子又有何用呢？倒不如沒有啊。

「子別母，欲別牽衣意何苦。母有眾兒俱母憐，兒無別母兒誰誰。」宋代詩人蒲壽宬的《子別母呈所翁陳先生》（節選），讀此文讓人想到「沒媽的孩子像根草」。

「慈母倚門情，遊子行路苦。」母親節到了，在古詩文裏賞讀母愛，用心感悟那份母性的芳香！

詩情畫意



趙素仲作品  
喜提路上  
弘一大師的足跡  
五十五  
流行一百年的送別曲

這是李叔同一首著名的詞作。此首著名的《送別》據說作於1915年，是為送別許幻園所寫。

李叔同以深厚的中國文學根基，曲譜配上美國作曲家奧德威的《夢見家和母親》改編。唱起來、聽起來都悅耳悠揚，流行了近一百年，可見李叔同的藝術造詣和才華。

此歌以感性真摯，文字優美，旋律雅致而深受歡迎。內地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拍攝電影《早春二月》和八十年代拍攝電影《城南舊事》都選用此歌作為插曲和主題曲。固然這首歌很配合兩部電影的時代背景，但獲得成功也是詞曲皆美的主因。

長亭外，古道邊，芳草碧連天。  
晚風拂柳笛聲殘，夕陽山外山。  
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。  
一瓢濁酒盡餘歡，今宵別夢寒。

## 送別

李叔同詞  
素仲曲  
丁酉秋

生活點滴

# 母親納鞋底

● 徐永清

早年間，人們大多穿布鞋，幾乎所有的鞋都是布底的。這鞋底哪來的？納出來的。這是當家過日子的事，沒有哪個婦女不會納鞋底。不會此項活計，是無能的表现，要被別人取笑的。

我的母親和千千萬萬的母親一樣，都是納鞋底的能手。至今，我還記得母親製作的步驟。納鞋底先要糊布板。把破舊的衣服、床單拆成一塊塊的布片，剪去洞洞眼眼的部位，這就算做好了前期準備工作。糊時，需要找塊門板，或是選塊平整的牆面。糊前，需燒一小鍋糶糊，要稀溜溜的才好。糊「布骨子」時，要選個天氣晴朗的日子，這樣易乾。此時此刻，燦爛的陽光，把人們的心靈照得透亮，生活充滿了希望。操作之際，需將布片一塊塊、一層層地貼在門板上，還要將碎布的接頭錯開，這樣才牢固。一般要糊七八層左右，糊好了，曬乾便可。

納鞋底時，先要依據各人腳或是鞋的大小放樣。孩子的腳是在長的，一年一個樣。看到孩子的腳在長，做母親的是有喜

有憂。喜的是孩子年年見長，憂的是還要無休無止地勞作。生活總是這樣，有憂有喜，就像天氣有晴有陰一樣。

納鞋底有一定之規，沒有規矩，不成方圓。得從周邊起針，再回到中間，然後半邊半邊地納。否則鞋底會「張口」，會起翹變形。納鞋底是手上的力氣活，力氣小的，納出的鞋底，鬆泡泡的，羞於見人；力氣大的，則平平整整、板板扎扎的。這都有個實踐的過程，積累的過程。納鞋底這活，時間頗長。就一雙鞋底來說，通常得十天半月的工夫，一般都用飯前飯後的零星時間。此項活計，只見針來線往，用千針萬線來形容，毫不為過。此項勞作不算太累，隨機性挺大。最記得母親納鞋底的情景，冬天則坐於床上，或是湊進火爐，暖和和的；夏天則坐於樹蔭之下，聽蟬鳴鳥叫，任涼風荏苒。那時的冬日時節，常見幾個老太太、小媳婦邊納鞋底，邊嘮家常。這是一幕常見的生活場景，是一幅活生生的生活畫卷。

錐子是納鞋底必用工具。錐子很快，具

有很強的穿透性，但納鞋底時，錐子常會發「澀」，需將其往頭髮裏裏蕩一蕩，光一光，否則錐針會拖泥帶水的，錐不動。看到納鞋底這一幕，讓人聯想到兩句話，一是「某人跟錐子一樣」，係指會用心計，會鑽營，是什麼好處都想得，什麼便宜都想沾的主。就是吃不得苦，吃不了虧。生活中這類人，大有人在。另一句話是成語，「錐處囊中，其久必現。」這是指有才學、有德行的人。這些人雖然暫處困境或逆境，一時被埋沒。但其才華遲早要展現出來，其光芒必定會綻放出來的。生活中這樣的人亦有不少，成功的事例也很多。這兩句話，一褒一貶。可見人的品行、能耐的差異，是多麼之大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。談笑之間，往事如夢。現如今人們都穿皮鞋、旅遊鞋、休閒鞋，幾乎沒人再穿布鞋，加之也很少有得賣。多想再穿雙母親納的布鞋啊，可母親老了，已近期頹之年。穿布鞋的好處是舒服、透氣、養腳。這都是「量腳定做」的，不是大鞋，更不是小鞋。

來鴻

● 魏以進

# 風的眼神

空氣流動產生風。氣象學上把他叫作空氣的水平流動。一個蒼白乾癟乏味的稱謂，沒有絲毫的感情色彩。尤其是冬天的風風老而疲憊，心也變得愈來愈冷漠，脾氣一天比一天暴躁。他呼呼地喘着粗氣，一路上摔摔打打，弄得處處兵兵作響。他是想引起人們的注意，可躲進了心之鏡甲的人們誰都不理睬這個吹鬍子瞪眼的怪物。他的心越來越淒涼甚至有些憤怒，漫無目的地追趕，眼神游弋迷離，回想着過去的經歷與日子。誰都想躲在傳統的繭房裏不出來，可新陳代謝是歷史的必然，誰也沒有辦法迴避。該來的總是會來。

春天的風是多麼年輕啊，他精力充沛，思維敏捷，身手矯健，遠遠地聽見人們的呼喚，便蹦蹦跳跳地從東方奔來了。他四處傳遞着春天的信息，用自己溫暖厚實的手把人們從寒冷中解放出來。重新獲得了生機徹底甦醒了的人們真誠地感激他擁抱他。春風得意，馬蹄疾徐，不辭勞苦，又將大地吹得煥然一新就像剛出生的娃娃。春風所到之處，桃紅柳綠，鶯歌燕舞，芳草萋萋，彷彿從畫面上跳出來的姑娘，甩一甩長髮，打一打衣袖。春風就成了春天的使者和生長的符號。

幸福的時光總是溫馨而短暫。不久，夏天迫不及地來了，烈日炎炎。人們煩悶焦慮，甚至怨聲載道，大聲追問風跑到哪兒去了。風來了，呼呼呼呼地來了。他推來了雲，雲吸了水，沉得要命。風驅不得

勞累，仗着自己有的是力氣，把雲攔在手裏，使足了勁兒擰過來擰過去。雨嘩嘩地掉下來，乾巴巴的土地得到了濕潤，乾枯欲裂的樹枝喝足了飲料，汗流浹背的人們一身清爽比吹空調都舒適萬分。躲在屋裏的人們欣喜若狂地擁出房門，爭先恐後地邀請風兒到家裏作客。一時間，風忙得不可開交，在這個炎熱的季節，他成了寵兒，到哪兒都受到熱烈歡迎，身價倍增。同一事物，不同的節點，地位不同。這是自然規律，也是人情世故。可即使有風，也是熱的，有時還有點兒燙，跟開水一樣。

轉眼，就到了秋天。這時，風到了中年，既不再是柔情萬千姿態綽約的春風，也不再是熱情洋溢活力四射的夏風。秋天的風風靜溫柔，玉臂徐舒，緩緩地在陽光和藍天下悠然漫步，受到人們的愛戴與敬佩，人們自覺不自覺地都在讚美秋天是金風送爽。風過之處，滿眼金黃，成熟和豐收的色彩寫進了人們的眼簾，風後的碩果也走進了人們的心田。風不知不覺中到達了最光輝的頂點。站在高處，看盡河流和山川，眺望原野與蒼穹。秋風起，滿眼惆悵，落寞與孤寂也在悄然萌生，曲調低沉，旋律徘徊。那是心中的失意和落魄。一次秋風吹過，我深感疲憊，心中憋悶，原來是生病了。從此怕了秋風，遠遠躲着。可他要來，又能躲到那去？迴避總不是辦法，事來了，總得面對。

不管人們願意與否，冬天依然大搖大擺地來了。冬天到了，風也一天一天老了。他抵擋不了冬天粗重的腳步，也抵禦不了嚴寒的侵襲，在冰冷的空氣中瑟瑟發抖，氣喘吁吁。人們不再感激風也不歡迎風，因為，人們不再需要他。就是這麼現實，說功利也好，講世故也罷，都可以理解。孤獨衰老的風四處流浪，不時氣惱地推搡着屋門，搖晃着窗櫺，甚至咬牙切齒，然而人們裝聾作啞，置之不理，眼睛早已望向了別處。風在房簷下嗚咽，在曠野上怒吼，在天空中嘶喊，在樓宇間悲號，在小河邊抽泣。終於有一天，冬天的風停止了暴怒，也不再哭泣。他擁來了雪，雪悄無聲息地落着，不動聲色地遮蓋大地上曾經發生過的一切。風也不再憤怒和憂傷，他知道，過不了多久，春天就要來了。那時，吹不寒楊柳風的境界就會閃進人們的視野來到人們身邊。有了春風，人們就不再遲鈍不再畏縮，大步向前。風，就成了春天的先鋒、春天的使者。風的眼神，又是清澈透亮、沁人心脾、珠圓玉潤了。

若是為風寫幾句話，我怕是勉為其難。風從原野中來，經山歷水，曉行夜宿，一路顛簸，不懼艱險，不怕磨難，信念堅定，意志頑強，他是自然的孩子，是四季的先鋒，是真偽的試金石和變化的晴雨表。

面對風，讓風從額際吹過，風的眼神遠離而豐富，一切盡在不言之中。

詩詞偶拾



# 親吻母親

● 岳秀紅

從未吻過您  
總不習慣這類愛的表達方式  
今天突然決定吻您一次  
一生中第一次吻您

就真的這麼行動了  
沒有徵求您的同意  
我把自己的吻貼在您的額  
您的臉頰，您的手  
整個過程不短不長  
三分鐘，一百八十秒  
我數着自己的心跳吻您  
同樣感覺到您的心跳  
透過自己再也控制不住的淚  
我看見您在羞澀地笑

母親，明天是母親節  
我無法回到恩陽區尹家鄉三村八社  
陪您過節，只能拿出您的相片  
一生中第一次吻您